

逍遙一卷輕

五代詩人与詩風

(香港) 羅婉薇 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逍遥一卷轻



五代诗人与诗风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逍遥一卷轻: 五代诗人与诗风/罗婉薇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1135 - 350 - 1

I. 逍… II. 罗…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五代 (907—960)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7179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排版设计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29.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一

唐诗宋词，一代文学，论者殊多，可胜数。五代居唐、宋之间，乃唐诗之末流、宋词萌芽之时也。五代词人，若韦（庄）、牛（希济）二家、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研究之者不少，惟五代诗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娼妓樵渔，虽数逾五百（见《全五代诗》），一般文学史书，罕有言及，故率多靡闻，而当代学者，嚆矢论之，盖二三人耳，然则五代诗有待吾人探赜也。

古人评五代诗，讥其“诗格卑弱”、杂乱无章，是从体制言之，其与唐诗相较，确属如此，但从其内容观之，则可反映时人之心态与社会状况者，如时主失政、国家紊乱、追求名利、醉心享乐、遁世隐居、访道求仙等，殆有助研究五代之史事与文化也。

本书研究五代诗，视之为当时社会文化成分之一，援引中外学者之理论以阐述其说。先统计五代诗人、诗篇、诗集之数量以证当时诗歌之广泛流行；次分析五代诗之主题内容，以见一时之史实；继讨论五代诗风格之特点，最后综合其说，以为五代诗乃唐诗转型至宋诗之其中阶段也。全书言之有物，言之有序，乃椎轮之于大辘欵！

何沛雄

己丑年兰月书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序 二

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谈到五代文学，都只谈五代词，很少谈五代诗。正如罗婉薇博士在本书所说，五代诗向来不受人重视，很少视之为独立之诗歌创作时期，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及清人所编之《全唐诗》，都将五代诗人附于唐末；而清代厉鹗《宋诗纪事》及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则将五代诗人缀于宋初，都没有将五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来研究五代诗。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五代政局混乱，“才士凌夷，干戈纷攘，文艺阙如，即诗歌间有之，亦多比于浮靡嗜杀，噉然亡国之音者皆是也。”（牛运震《五代诗话·序》）五代诗处于唐诗与宋诗两高峰之间，是一个过渡时期，并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除此一因素外，五代只有短短五十三年，诗坛上有名的诗人或由唐人五代，如罗隐、郑谷、黄滔、贯休、卢延让、王贞白等；或由五代入宋，如李昉、欧阳炯、徐铉等。由于这些诗人都身处易代之际，五代诗是否需要作为一个独立时期的文学来研究，不是完全没有异议。不过，这些诗人虽然经历朝代更替，但他们的主要生活和创作年代非唐非宋，而是五代，因此，五代自应有其一代之诗。如果忽略了五代诗，古代诗歌史之历史面貌将会不完备。

在过去，五代诗虽然受到忽略，但也不是完全空白。康熙年间，王士禛用了十余年时间，辑成《五代诗话》初稿两册十二卷。乾隆十三年（1748），王氏门人郑方坤等重新校订，刊为十卷。十二卷本原有642条诗话，郑方坤等删去216条，补入789条，共存1215条。经过郑方坤等作大规模的删补之后，《五代诗话》遂斐然可观。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调元鉴于《五代诗话》“所载者事迹，诗或缺焉”，于是编成《全五代诗》九十卷。把五代诗看作一个独立的搜罗与研究对象，《五代诗话》和《全五代诗》可说道夫先路，它们为五代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近人较早研究五代诗的，有何金兰在台湾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五代诗人及其诗》。何氏主要研究五代诗的特色，以及五代年间十位重要的诗人——韦庄、韩偓、司空图、罗隐、杜荀鹤、和凝、花蕊夫人、徐铉、贯休和齐己的生平与诗



歌内容。何氏论文偏颇及不足之处，本书已有言及。

何氏的论文完成于1979年。1988年，陈顺烈、许佃玺选注的《五代诗选》出版，从《全五代诗》中选录了107人的诗，共298首。《五代诗选》的一些问题，本书及张兴武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均有谈及。

到了90年代，有好几篇关于五代诗的学刊论文面世，包括许总的《论五代诗》（发表于《学术论坛》1994年6期）、张兴武的《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发表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2卷3期]，以及贺中复的《五代十国诗坛概说》（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4期）、《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发表于《阳山学刊（社科版）》1996年1期]、《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5期）。这些论文的独到之处，本书均有所阐发。

2000年，张兴武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出版。此书于五代诗之研究、五代诗之背景、诗人之人格、诗歌主题之取向，以及五代诗之艺术，均研精究微，卓然有见。本书作者罗婉薇博士指出，张著的优点在于概括出五代诗的轮廓，把历来对五代诗人的观点（如功利入世、因乱尚隐、沉迷享乐酒色等）作较丰满的陈述，但作为筌路蓝缕之作，其所描画的五代乱世，犹如一般的乱世，其所述五代诗人，亦犹如一般的乱世人，似未细致掌握五代作为唐宋过渡期的历史特征，亦未说明五代诗如何反映这种时代特征。

除评论前人之作外，本书强调需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文学，认为这样始能平实探讨五代诗。本书第二章指出，五代之世，政权更替频仍，不少文化水平不高之辈，转眼变成权贵，或身登大宝，或位居宰衡，操持文柄，作诗者为了让这些身不就学、口不知书的君主、上宰明白他们所写的诗，诗风不得不走向平易浅近一路，“白居易体”由是取得当时的主导地位。这正好解释为什么需从社会文化角度去研究五代诗。

本书第三章主要论述五代诗的“退隐”内容。面对纷乱的世局，不少五代诗人选择隐居避世，以求安身立命；也有部分诗人亦官亦隐，仕隐相兼。但不管真隐还是吏隐，诗人的隐逸生活，都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琴、棋、书、画、藏书、读书，既是退隐的生活内容，也是士人的新型范。五代与琴、棋、书、画相关的诗不少，正是这种士人型态的反映。这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研究五代诗需从社会文化角度入手。

在本书第四章中，罗婉薇博士指出，五代诗写退隐的很多，但谈淑世情怀的，则少之又少。只有在咏史诗里，才看到诗人的用世襟抱，因此，本书辟一专



章以讨论五代的咏史诗。大概由于身处乱世，诗人为了远祸保身，因此不直接评论时政，而透过咏史诗以古喻今、借古抒怀。由此可进一步了解研究五代诗为什么需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

第五章中，罗博士主要讨论五代诗的白居易派和贾岛派，尝试从“语言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的“搭配”（collocation）观点来说明两派的特征。罗博士指出，这两派不但在五代诗坛占主导地位，而且是承唐启宋的重要桥梁，对宋诗发展有积极意义。

五代十国之世，四海鼎沸，才士凌夷，论者多以为诗格卑靡，无复风雅。本书则认为：“五代乱世，后人以‘衰敝’目之，但乱世诗人顽强以求存者，历历可见，此事实即表明‘衰敝’非可以囿限五代，其中必有积极奋发之精神，甚或成为日后宋人豁达开扬之种子。”罗隐《长明灯》诗云“破暗长明世代深”，“孤灯破暗”，于是论五代诗人与诗风，而有“逍遥一卷轻”之感。

2009年11月1日

文农单周尧于香港大学

目 录

序 一 / 1

序 二 / 1

第一章 引 论 / 1

第二章 五代诗学兴盛的情况与背景 / 16

第一节 从诗人、诗歌、诗文集的数量看五代诗学概况 / 16

第二节 五代社会诗学蓬勃的具体现象 / 35

第三节 小 结 / 59

第三章 五代的尚隐诗 / 61

第一节 隐遁山林的抉择 / 62

第二节 五代诗人的隐退生活 / 79

第三节 小 结 / 106

第四章 五代的咏史诗 / 109

第一节 咏史诗辨名与分类 / 109

第二节 咏史诗的起源与发展 / 113

第三节 五代咏史诗兴盛的背景 / 116

第四节 五代咏史诗的内容特色 / 122

第五节 五代咏史诗的其他特色 / 136

第六节 小 结 / 151

第五章 五代诗风 / 153

第六章 结 论 / 188

参考文献 / 201

后 记 / 212

第一章 引 论

一、五代诗研究的意义

陈寅恪（1890—1969）在《论韩愈》一文中提出：

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

本篇研究五代（907—960）诗，就是将它放在唐后期到北宋这个文化转型过程中去考察。五代诗的研究意义之一，就是从文学方面来描述这个意义重大的转型过程。

关于唐宋转型的过程，社会经济这方面，日人用力最勤，其中内藤虎次郎（1866—1934）提出“唐宋变革论”，他指出唐代和宋代在文化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中国近世的开始。内藤将君主独裁政治、货币经济、打破经疏旧说，以及文学成为庶民之物等特点，视为宋代巨大变化的具体表现。“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田直典（1915—1949）对“唐宋变革论”学说进行批判，提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他认为唐代并非是“中世”的终结，而是“古代”的终结；宋代并非是“近世”的开端，而是“中世”的开端。^③继之而起者有仁井田、宫

① 陈寅恪：《陈寅恪论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96。

② 内藤虎次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历史与地理》（日文），9卷5号，1910年；今引录自黄约瑟译，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18。又参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3卷1期，2001年1月，页125。

③ 前田直典：《东亚古代的终结》，原载《历史》（日文），1卷4号，1948年；中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页125—152。另参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页127。



崎市定、堀敏一、周藤吉之、中村哲等。^①

关于思想转型，则有 Peter K. Bol 的皇皇巨著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他提出“士文化”由重“文”向重“道学”转化，士身份循着由贵族而官宦而乡绅这条轨道转化。^②至于文学的转型，一般多关注古文运动的形成、词的兴起，诗则或以韩愈（768—824）为宋诗的发端，如叶燮（1627—1703）《原诗》所说：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1008—1048）、梅（尧臣，1002—1060）、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6—1101）、王（安石，1021—1086）、黄（庭坚，1045—1105），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③

或以白（居易）诗为宋诗之祖，^④如许学夷（1563—1633）《诗源辨体》说：“以文为诗，亦开宋人之门户。”^⑤明（1368—1644）胡应麟（1551—1602）亦认为杜牧（803—852）、李商隐（813—858）议论化的绝句“皆宋人议论之祖”^⑥。中晚唐诗歌倾向散文化、议论化，一般认为这对宋人影响既深且巨，^⑦但绝少有像社会经济研究或学术思潮研究这种细致而全面的论述。文学转型研究的空白领域，就是唐末五代这短短一百年左右。这一时期并不是如一般所说的是文化空白时代，正如本田济所说，无论那个时代多么混沌，在那个混沌的世界过生活的

① 周藤吉之和宫崎市定对唐宋社会的转变，特别是经济方面，各提出不同的看法，张其凡将他们相互的论点，概略地胪列在文中。详见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页127—128。另有关“唐宋变革期”学说的发展，可参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6期，1999年6月，页22—27。中国学者的研究，近著有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等。

②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ol书以外，谈思想转型的尚有燕国材《唐宋心理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③ 叶燮：《原诗》，见于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570。

④ 有人以为白居易绝句数量最多，议论亦多。开中、晚唐绝句议论化风气之先的诗人是韩愈、白居易和刘禹锡。见张学忠：《唐宋绝句议论化的差异及衍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卷4期，1996年12月，页76。

⑤ 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卷28，页277。

⑥ 胡应麟：《诗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内编，卷6，页122。

⑦ 张学忠：《唐宋绝句议论化的差异及衍变》，页76。



人，他们的言谈和活动中，一定有些新的社会精神气质。^①理清这个时期的文学动态，是掌握好文学转型的一个重大环节，而唐末五代文学之中，诗的研究是尤其重要的一项。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超越五代，诗歌创作也一样，五代诗承唐诗而启宋诗，不可能越过五代诗，直接由唐诗发展为宋诗，叶燮《原诗》中说：“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②所以，正如陈顺烈《五代诗选》所说：“五代时间短，将五代诗并入唐诗成为一部分，是不妥当的，五代自有其一代诗歌。”^③

二、五代诗研究概况

五代诗歌向来不受学人重视，也很少被视为一独立体，如宋（960—1279）计有功（1121—1161）《唐诗纪事》、元（1206—1368）辛文房《唐才子传》及清人所编之《全唐诗》，都将五代诗人附于唐末；清（1644—1911）厉鹗（1692—1752）《宋诗纪事》及陆心源（1834—1894）《宋诗纪事补遗》，则将五代诗人缀于宋初，由此可见很少有人以一个独立阶段来研究五代诗。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五代时局混乱，“才士凌夷，干戈纷攘，文艺阙如，即诗歌间有之，亦多比于浮靡噍杀，噉然亡国之音者皆是也。”^④二是五代时期前后不过五十多年，诗坛上有名的诗人或为由唐入五代，如罗隐（833—909）、郑谷（851?—910?）、黄滔、贯休（832—912）、卢延让、王贞白等；或为由五代入宋的，如李昉（925—996）、欧阳炯、徐铉（916—991）等。由于诗人生活的年代超越了朝代的更替，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五代诗能否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看待的怀疑。^⑤以下尝试回顾一下过去对五代诗所作的研究和资料整理的成果，总结一下前人的经验。

① 本田济：《五代の风气と文章》，载氏著：《东洋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87年），页348。

② 叶燮：《原诗》，页565。

③ 陈顺烈、许佃玺选注：《五代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前言，页5。

④ 牛运震：《五代诗话》，载王士禛著，郑方坤补：《五代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序，页1。

⑤ 张兴武：《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卷3期，1995年5月，页23。



（一）原始资料的整理

1. 《五代诗话》

《五代诗话》及《全五代诗》两书，最早将“五代诗”的时代涵义和“五代”这个历史阶段作出相应区别，并对五代诗的上、下限作出判断。^①《五代诗话》经郑方坤删补，“抄撮群言，计不下千五百种，不敢攘古自益，必分注其书名于本条下，庶便考订”^②。该书原本有十二卷，共六百四十二条，后删去二百一十六条，实存四百二十六条，又补入七百八十九条，共计有一千二百一十五条，分为十卷。^③这十卷各立了一个标题，分别为第一卷：国主、宗室；第二卷：中朝；第三卷：南唐；第四卷：前蜀、后蜀；第五卷：吴越、南汉；第六卷：闽；第七卷：荆南；第八卷：宫闱、女仙鬼、缙流；第九卷：羽士、鬼怪；第十卷：杂缀。

书中一个引起争议的地方是关于五代上限的问题，王士禛（1634—1711）、郑方坤将五代的上限定于唐昭宗（李晔，867—904，889—904在位）一代，因此一些死于唐亡之前的作家，也被收进《五代诗话》中。《四库提要》曾批评说：“原本方干、郑谷、唐求诸人，上连唐代，方坤既已刊削，而司空图之不受梁官，韩偓之未食闽禄，例以陶潜称晋，仍是唐人，列之五代，亦乖断限。”^④近人傅璇琮对此另有见解，他认为唐自光启元年（885）开始，各地节镇乘机拥兵自立，中央朝廷名存实亡，所以郑氏所定的断限不但可取，而且是具识见的做法。^⑤

此外，全书分为十卷，书中将诗人按地域来归类。剔除了鬼怪神仙之流，也收录了两百多位诗人的数据，如此有系统之整理，是以往所没有的。只是有些诗人的身份与他书所载略有出入，如下表所列的13位诗人的身份便和《全五代诗》的分类有别：

①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2。

② 郑方坤：《五代诗话》，载王士禛：《五代诗话》，序，页4。

③ 王士禛：《五代诗话》，总目，页1。

④ 王士禛：《五代诗话》，前言，页18。

⑤ 傅璇琮：《五代诗话》，前言，页18—19。按：张兴武赞同将五代上限断在唐昭宗一代的观点，并且又补充了两点理由（详见氏著：《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页5—8）。



诗人名字	《全五代诗》中所列的朝代	《五代诗话》中所列的朝代
裴说	楚	中朝
刘山甫	闽	中朝
王贞白	南唐	中朝
曾庶几	南唐	中朝
沈彬	吴	南唐
陈黯	闽	南唐
孙鲂	吴	南唐
丁成序	楚	南唐
廖凝	楚	南唐
唐朝美	后唐	南唐
王正己	楚	前后蜀
刘鲁风	楚	吴越、南汉
翁承赞	后梁	闽

其实列国有兴亡，诗人有流迁，要准确地界别诗人属于某朝某国，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

2. 《全五代诗》

李调元（1734—1803）编辑的《全五代诗》，共有 100 卷，补遗 1 卷，收作家五百五十多人，诗六千六百九十余首，堪称五代诗歌的总集。有人指出《全五代诗》与《全唐诗》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有些诗人的作品，两书都包括了，特别是部分跨唐到宋的诗人。不同的是“有些诗人及其作品《全五代诗》有，《全唐诗》却没有；有些是同一首诗，二书系于不同作者的名下；有些是同一作者，诗的数量却不同；有些是诗中的字句，互有异文”^①。

有关《全五代诗》与《全唐诗》的差异，日本学者今井清作了详细的研究，将两书的诗人姓名有出入的地方，作了一个对照；^②又指出哪些是《全唐诗》辑选了的诗，而《全五代诗》是没有收录的，其功亦伟。^③

① 陈顺烈、许佃玺选注：《五代诗选》，前言，页 8。

② 今井清：《全五代诗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41 册，1970 年（昭和 45 年）3 月，页 348—352。

③ 今井清：《全五代诗について》，页 352—362。



3. 《五代诗选》

陈顺烈、许倬玺选注的《五代诗选》，是从《全五代诗》选辑而来，选取了107人的诗，共有298首。^①陈氏认为李调元编的《全五代诗》并不是摘录自《全唐诗》，李氏所录的作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氏选诗时，也定了一些原则，据他在“前言”中所述，他的标准如下：

为了表现五代诗在历史上的地位，说明它对唐诗、宋诗的承启关系，体现它的诗风，表明它的艺术特色，……选入思想内容较好、艺术成就较高的诗作时，也选入一些思想性不高，但有一定艺术性的作品，以反映一代诗风。……此外，又选入几首内容贫乏的宫词和文字游戏的回文诗，无非是以备一格之意。《全五代诗》收入酬和赠别的诗特别多，共一千二百多首，几占全体的五分之一。本书也从中选入几首，以反映一时风尚。^②

陈、许二人按以上标准选取五代的诗作后，加以注释，“注释或只注字义词解，不注句意；或解词之外又有句意；或采取串讲；或引用出处的原文”^③。

《五代诗选》一书包罗了不同题材的诗作，如闺怨、山水、田园、怀古、酬赠、宫词等。陈、许二人强调他们选诗的准则为“内容较好，艺术成就较高”，此外，二人提到他们为了“反映一时风尚”，也选入一些“思想性不高，但有一定艺术性的作品”，这看似客观，但是不免让人觉得有点抽象，究竟如何判别？以什么作准绳？“思想性不高”一语，显示出选注者别有政治立场，盖因编选之年，尚在20世纪80年代。

总观《五代诗选》，全书选注了107位诗人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66位诗人仅获选录1首作品，^④16人获选录了2首作品，^⑤即超过75%的诗人只获选录1或2首作品，这够代表性吗？作为研究五代诗的材料，其价值也就颇有局限。

① 陈顺烈、许倬玺选注：《五代诗选》，前言，页7。

② 陈顺烈、许倬玺选注：《五代诗选》，前言，页8。

③ 陈顺烈、许倬玺选注：《五代诗选》，前言，页8。

④ 按：这66人中，有些诗人的诗作现存的可能不多，如李家门（《全唐诗》中仅载有4首诗）、徐铉（《全唐诗》中仅载有5首诗）、欧阳炯（《全唐诗》中仅载有6首诗）等；但也有些诗人现存的作品是不少的，如唐求（《全唐诗》中载有1卷，35首诗）、伍乔（《全唐诗》中载有1卷，21首诗）。

⑤ 按：收录在《全唐诗》中曹松的诗有2卷，共139首；李建勋的诗有1卷，共94首。



(二) 近世有关五代诗学的研究成果

1. 总论五代诗的发展

总论五代诗发展的论文不多,较可观者有许总《论五代诗》^①、张兴武《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②和贺中复《五代十国诗坛概说》^③等。

以上三篇文章都讨论到五代诗歌的数量、诗人数目,以及诗人群体的形成,甚至五代诗学兴盛的原因。许总提到五代的文学性质改变了,“文人生活的贫寒化以及文化进程的世俗化,使得文学的本质属性表现为与宫廷文学的贵族化截然相反的平民化特征”^④。许氏认为五代诗学的发展有其独特性,文中谈到五代诗的风格,并论及五代流行的师承酬唱的问题,指出“游宴应酬、同题赋咏之诗”,在“君臣逸乐的小朝廷中”固然多,就是在民间的文化圈中,诗歌创作亦被视为社交应酬的工具,因此“诗人交游论诗,实已蔚为一时风气”^⑤。这是很有见地的论断。

张兴武费了不少篇幅论述五代诗在文学上的断限标准(包括上限和下限)。关于五代诗的上限,张氏认为傅璇琮为李珍华点校的《五代诗话》作序时,提出断在昭宗朝的基本论点,是符合实际的。^⑥至于下限,张氏则认为应以宋真宗(赵恒,968—1022,998—1022在位)一代为止。同时他指出五代诗处于唐诗和宋诗的过渡期,所以具备特有的五代特色,在诗歌史上,五代是一个整体的过渡期,贯穿始终的诗风流变线索主要有四:①元白通俗诗风;②孟郊(750—814)、贾岛(779—843)苦吟诗风;③李商隐(813—858)以后的学者诗风;④词代诗兴。张氏特别在文中讨论到白体诗流变的过程。据张氏所言,唐末五代宋初,效白居易(772—846)为诗,或有意标榜白诗者,显著者有十家,分别为张为、吴融(850—?)、黄滔、郑谷、卢延让、孙鲂、冯道(882—954?)、陶谷、李昉和王禹偁(954—1001)。张氏此文篇幅虽不太长,但讨论的问题却颇有意思,尤其是有关白诗的发展。

贺中复一文考订了诗人与诗作的数目,他以《全五代诗》、《全唐诗》、《全宋诗》和《全唐诗续拾》为据,指出五代诗人和诗作的数目都很可观。贺氏又提到

① 《学术论坛》,1994年6期,1994年6月,页69—74。

②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卷3期,1995年5月,页23—27。

③ 《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4期,1996年11月,页87—94。

④ 许总:《论五代诗》,页70。

⑤ 许总:《论五代诗》,页73。

⑥ 张兴武:《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页24。



五代诗人诗格类的著述也大量涌现，当中所论不囿于诗歌的形式、字句，还涉及选材、内容等方面，“对诗歌创作经验、规律所作的某些探讨和总结，对此期诗歌创作起了一定导向作用”^①。贺氏探讨了五代诗坛活跃的原因，又按当时区域的划分，简述西蜀、闽、楚、吴越、吴和南唐诗坛的发展概况，篇幅虽然不多，却简要地勾画了当时的情况，并且能点出该地诗歌的特色。他指出五代蜀诗的美刺精神尤为突出，“关键取决于关注国计民生的诗人们积极以诗干预现实”^②。许氏提出闽诗坛在五代时，经闽王王审知（862—925）的推动，才一改昔日的冷寂。至于楚诗坛因地理关系，与中原、吴地联系紧密，“直接造成诗界人才的交流与诗风的融合”。据许氏所言，楚诗坛有两个相当稳定的诗人群体：一是台阁诗人，以徐仲雅、何仲举为主；一是隐逸诗人，以王正己、王玄为主。唐时，“吴越固多诗人”，五代时诗坛尤为活跃，再加上吴越有“佛国”之称，建寺造塔“倍于九国”，僧人诗、赠僧诗自是不少。另外，“吴越之地自古受中原等外来文化冲击较少，五代时所作的回文诗、六言诗、双声叠韵诗都是地方性的体现，尤以运用方言俗语最为突出。”^③吴诗坛是“唐末以来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基础上率先形成的地域性诗坛中的强者”，为南唐诗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至于南唐诗坛，盛况尤为可观，贺氏更认为由于南唐诗坛“有较长时间与后周、北宋南北对峙，南风北渐为开启宋初诗坛风气起了重大作用”^④。五代十国的诗坛发展，北方明显不及南方，而十国诗坛的地域性特色却十分鲜明。总括而言，贺文注意地域特色，在五代诗研究领域中，可谓异军突起。

2. 论述五代诗风及流派

有关五代诗风及流派的研究，主要有贺中复的《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⑤及《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⑥。正如贺氏在前述一篇文章《五代十国诗坛概说》中提到，十国诗坛的地域性特色颇强，“吴越诗的宗白和楚诗的追风贾、姚之类也表现突出。”^⑦这两篇论五代十国诗风的文章，分别探讨了当时最重要的三个派别。温庭筠（812—870）、李商隐二人，代表晚唐绮丽靡艳的诗风，贺氏在《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一文中提出温庭筠诗的地位在五代高居李商隐

① 贺中复：《五代十国诗坛概说》，页88。

② 贺中复：《五代十国诗坛概说》，页89。

③ 贺中复：《五代十国诗坛概说》，页91。

④ 贺中复：《五代十国诗坛概说》，页93。

⑤ 《阳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1期，1996年3月，页7—15。

⑥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5期，1996年9月，页140—152。

⑦ 贺中复：《五代十国诗坛概说》，页94。



之上，五代学温诗的人“继承了温庭筠‘琢刺歌’的精神，集中取法温作于江南一带以六朝亡国之君为吟咏对象的长篇乐府”^①。至于学贾（岛）姚（合）派的，由学贾转向于学姚，诗风也趋向于平淡；作者特别提出以往论者总认为宋初的晚唐体是上接唐代的贾姚派，事实上，宋初“晚唐体”诗人学的不是唐人贾岛，而是主学姚合的方干等五代诗人。^②

贺中复在《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概述了宗白诗风的基本特征，^③他认为追踪贾姚一派的诗人人数较多，实力较强，诗风也较之晚唐有显著新变，但由于诗人多穷居山寺僻壤，终难成为五代诗歌的主流；反之，五代诗风最盛当推宗白一派。^④作者对五代宗白派诗人的诗歌内容和表达形式，作了鸟瞰式的综述；同时于文末指出在宋初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宗白派诗[“宗白”派除了指取法自白居易，当然也包括取法自元稹（778—831），只是在五代时，白居易的地位明显地高于元稹]，而非元白诗，因为宋诗人所效的是学白的五代诗人，如李昉、徐铉等，而非直接学效中唐的元白。

3. 总论五代诗人及其作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何金兰的《五代诗人及其诗》^⑤和张兴武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

何金兰的《五代诗人及其诗》共有五章，首尾两章为绪论和结论，第二章论及五代诗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第三章谈到五代诗的特色，第四章为全书的重点所在，分论五代年间十位重要诗人的生平和诗歌内容，这十人分别为韦庄（836？—910）、韩偓（844—923）、司空图（837—907）、罗隐、杜荀鹤（846—907）、和凝（898—955）、花蕊夫人、徐铉、贯休和齐己（861—940）。何氏将五代诗独立地看待，认为五代是“文学史上不能抹杀的一个时期，略而不谈，使之成为一片空白的态度是不应该的”^⑥。

此文可谓较早以五代诗为研究范围的论文，因此引用的数据多为原始材料，少用其他的参考文章。另外，作者指出文中所论的十位诗人在五代的地位十分重要，相对而言，其他诗人（如张蠙、陈陶、韩熙载、南唐二主、冯延巳、李建勋、伍乔、徐仲雅、黄滔、聂夷中、李山甫等）或仅以词著称，或诗作太少，与

① 贺中复：《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页8。

② 贺中复：《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页14。

③ 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页150—152。

④ 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页141。

⑤ 国立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

⑥ 何金兰：《五代诗人及其诗》，页418。